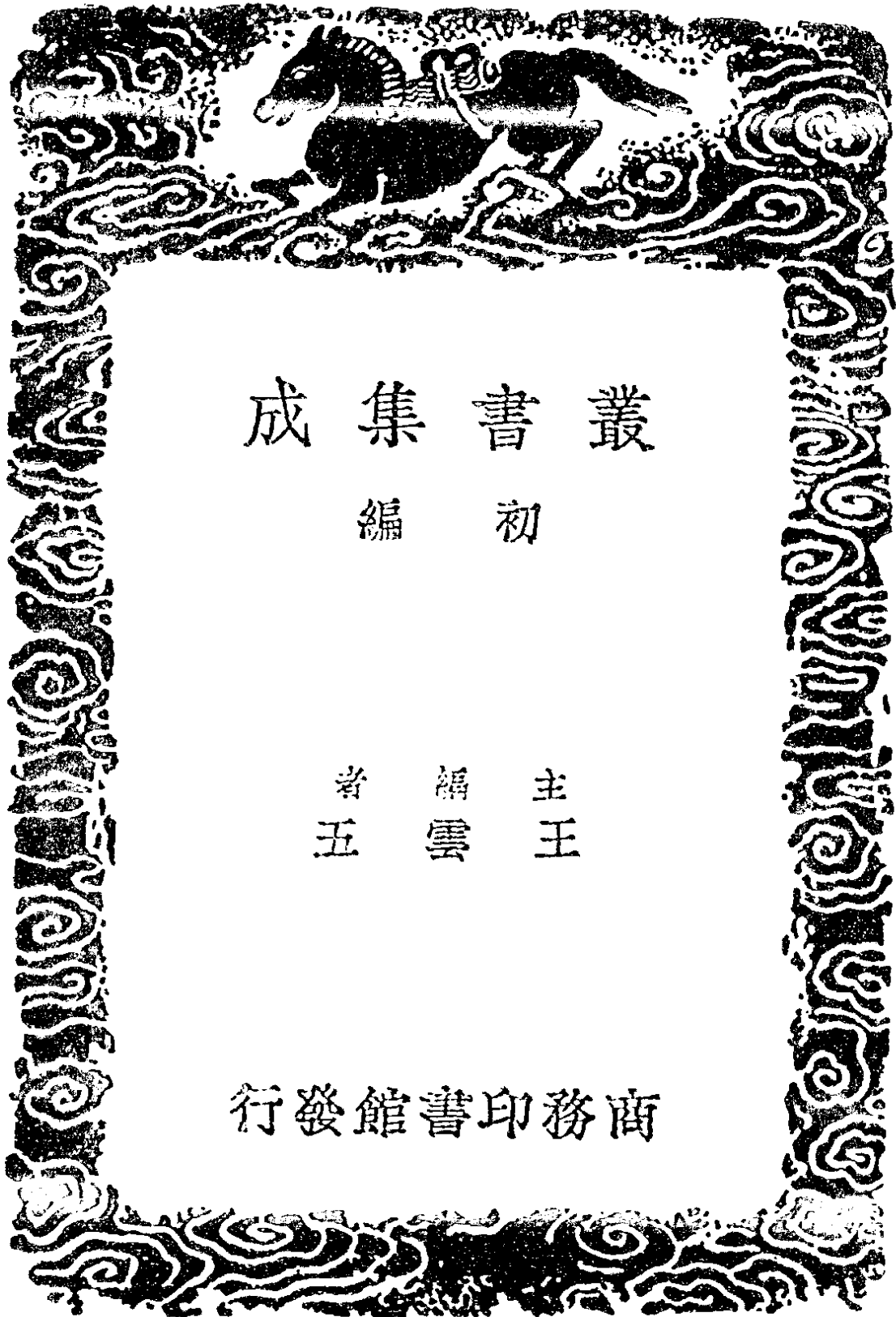


蠡測彙鈔



成集書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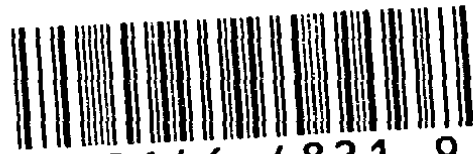
編初

者編主
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鈔 彙 測 蠡



3 0646 4821 9

著 安 傳 鄧

本館據豫章叢書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自敘

傳安官海外近十年效拙者之爲政恆恐歲月計之皆
不足敢不勉乎初爲北路理番同知戴星于役嘗東至
彰化界外之水沙連各社北至淡水之艋舺八里坌望
雞籠山甚近迨治郡由假而真又嘗南至鳳山之埤頭
延袤千里皆覽其山川形勢稽其民風土俗閒有所得
輒筆於書公餘之暇手披卷軸旣因見見聞聞以參攷
志乘及文集雜記之異同得失又念

聖朝聲教被遠雖荒陬士子皆知勵學爲導以先河後

海之原委俾不囿於所聞不迷於所往亦濟物之一端也文以足言斬有裨於掌故而案牘應酬之作不與焉搜篋得若干首彙爲一編非敢謂蠡測可以知海亦欲來者知區區濫觴尙非無本之學云爾道光庚寅初伏日浮梁鄧傳安鹿耕氏書於臺灣府署之鴻指園

蠡測彙鈔

浮梁 鄧傳安 鹿耕

臺灣番社紀略

臺灣四面皆海而大山亘其南北山以西民番雜居山
以東有番無民番所聚處曰社於東西之間分疆畫界
界內番或在平地或在近山皆熟番也界外番或歸化
或未歸化皆生番也幸沾

皇化維有歷年地益闢民益集番益馴猶恐番黎有不
得輸之情爰設南北路理番兩同知以撫之北路熟番

可紀者嘉義共十三社彰化共三十三社淡水共三十
六社每社有通事土目約束其衆廢置皆由同知此外
歸化生番嘉義則內優六社及阿里山八社而崇爻八
社亦附阿里山輸餉彰化則水沙連二十四社其淡水
之蛤仔難向在界外今入版圖改稱噶瑪蘭設官吏如
淡水廳通判卽兼理番不隸北路同知矣內優通事尙
由官置餘如土司之世襲阿里山之副通事水沙連之
社丁首皆治賸社輸餉事宜閩南路之卑南覓亦有官
置社丁首夫賸社卽民番互市也所謂歸化特輸餉耳

而不薙髮不衣冠依然狂狃榛榛閒或掩殺熟番而有
司不能治爲之太息安得如噶瑪蘭之改土爲流乎南
路理臺鳳兩縣番載在府志者臺灣祇三社皆平地番
鳳山熟番亦祇六社餘俱歸化生番以余所聞惟山猪
毛四社傀儡山二十七社實與鳳山相接瑯嶠一十八
社山行須歷生番界水行則由下淡水小舟可通而沙
馬磯頭爲其盡處故由鳳山往者皆取水洋之捷若卑
南覓七十二社則西南值鳳山北接崇爻又在嘉義山
後府志紀其大概故繫於鳳山下耳今山猪毛已在界

丙民番錯處有都司駐焉瑯嶠與沙馬磯頭皆見於藍
鹿洲東征集瑯嶠當日已稱樂郊不忍棄諸界外今益
繁盛民雜閩粵番禺歸化有司俱得通文告不比傀儡
山之有番無民者矣鹿洲曾爲元戎檄卑南覓大土官
文結令搜山擒賊賞以帽靴補服衣袍等件是生番中
未嘗無衣冠文物今其女土官寶珠盛飾如中華貴家
治事有法或奉官長文書遵行惟謹聞其先本逃難漢
人踞地爲長能以漢法變番俗子孫並凜祖訓不殺人
不抗官然則雖在界外又何殊內地乎由卑南覓而崇

爻其北爲秀孤鸞又北爲琦峽又北爲蘇澳已是海島
盡處迤西乃達於噶瑪蘭自噶瑪蘭旣開人跡罕到之
處始知其名宜前此無及之者獨怪巴老遠獅頭獅尾
至今尙未歸化而府志附於彰化番社之末其猴猴歪
仔歪巴老鬱新仔羅罕奇立丹抵美簡抵美抵美踏踏
新仔罕又毛搭吝卽南搭吝珍汝女簡卽珍珠美簡女
老卽里著奇武律卽奇武老勿罕卽武罕毛老甫
淵卽猫里府煙奇立援卽奇立板抵羨福卽抵美福哆
勝美仔遠卽哆囉美遠屏仔猫力卽珍仔滿力擺里卽

擺盞奇班字難卽奇蘭武蘭打那軒卽打那岸凡二十
二社今皆在噶瑪蘭界內當日並未歸化何以府志載
在淡水番社中彰化萬斗六阿里史二社俱設立通土
而府志不載恐生熟番揉雜似此者尙多非親歷不能
核實也我

國家車書一統聲教無外不宜於一島中判華夷湖臺
灣初平時僅有臺鳳諸三縣已而於半線置彰化縣矣
又於竹塹置淡水廳矣今又於艦舫三貂之東南增噶
瑪蘭廳矣誠如鹿州所謂氣運將開非人力所能遏抑

者分界禁墾前人權宜於一時究竟舊日疆界無不踰越所當變而通之以番和番爲柔服伐貳內外合一根本郁滄浪稗海紀遊云有賴科者欲通山東土番與七人爲侶晝伏夜行從野番中越度萬山竟達東面東番導遊各社禾黍芄芄比戶殷富謂苦野番閒隔不得與山西通欲約西番夾擊之又曰寄語長官若能以兵相助則山東萬人鑿山通道東西一家共輸貢賦爲天朝民矣攷賴科之名亦見於東征集是大雞籠通事曾招崇爻八社嚮化者所謂野番似指淡水山後未知

所稱土番卽是崇爻抑尙在崇爻以北姑存之以備一說

水沙連紀程

水沙連歸化生番共二十四社在彰化縣界外非與生番互市之社丁不能至而越界私墾有厲禁焉嘉慶二十年今淡水司馬吳樸庵性誠知縣事因奉檄往逐占墾埔裏社之漢民作詩以紀其事越七年而余來爲北路理番同知讀樸庵詩而嘉歎之適又有熟番潛入者當事厯涓涓不絕之慮疊檄申禁余念非親往不能察

實況佳山水之得自傳聞何如目覩豈憚險遠而不一
行顧豕入異域未可無備於是先次廣盛莊令眾社丁
屬徒百人益以屯丁四十人田頭社生番亦率眾來迓
願爲先導乃韋弓箛矢執戈揚盾以往過油車坑口路
陡而狹擎堦上下如挽如縋又沿溪行數里登雞胸嶺
從嶺上望社仔舊社蓋二十四社之最近者旣被漢民
占墾生番不能禦俱遷往山內矣水裏社土目亦率眾
番迓於嶺上過土地公案五里皆密樹過牛勝澤五里
皆脩竹陰翳並不見日然樹林有溼氣侵人未若竹林

之蕭灑可愛此入山之最奧處海外所未見也過滿丹嶺至田頭社由奧得曠心目頓開兩社番男婦跪迓道旁裝束不名一狀見官長皆欣然喜因留宿焉時當秋莫山氣夕佳社丁指點兩山相向形似龜蛇延伫久之次早過水裏社望見日月潭中之珠子山藍鹿洲東征集所紀之水沙連卽此因番未艤舟留俟回輿暢遊過貓蘭及審輓昔爲生番兩社自被占墾番徙社虛漢民旣逐鞠爲茂草由審輓而東穿林下坡行坑中兩山聳峙夾以巨石溪流湍急淺處可厲深處不可涉登山伐

木推而下之頃刻成梁如左氏傳之除道梁澁者以人
衆易爲力耳亦有不可梁處仍擊泚渡水縱橫灣轉更
險於油車坑險盡而夷奧盡而曠遙見埔裏社一望皆
平原此界外之最曠處也埔裏社番及招來諸熟番皆
跪迓於路卽延館於覆鼎金山下之番寮山之高不三
丈登而眺遠四望如一乃知二十里平曠中惟埔裏一
社餘社俱依山草萊若闕可得良田千頃生番不能深
耕薄殖薄收已有餘糧卽招來之熟番亦不能如漢人
之盡地力今熟番聚居山下者二十餘家猶藉當日民

人占築之土圍以爲蔽誅茅爲屋器具粗備官長隨從
多人皆免露處生番旣供薪米并以牛豕犒衆聞椎牛
屠豕聲不啻于京斯依之蹒蹒濟濟矣明日以熟番爲
引導履勘田原新墾地不及三十甲尙未成田舊墾田
十倍於此早已荒蕪此地東通秀孤鸞南連阿里山北
連未歸化之沙里興爲全臺適中之地而平曠膏腴彷彿
內地莆田一縣眞天地自然之美利惜其越在界外
也民人生齒日繁番黎生齒日耗不知何故余經過處
已見三社爲墟疑他處亦有似此者過埔裏社見其番

居寥落不及十室詢知自被漢民擾害後社益衰人益少鄰近眉裏致霧安里萬三社皆強常與嗜殺之沙里興往來其情叵測偏處者實惴惴焉番性貴貨易土何所愛於曠土而不招熟番以自衛耶余旣知以番招番之由仍召四社土目詰以曠地之可開與否音須重譯以通而社丁及熟番之能生番語者各懷私見互有是非及求得能漢語之生番爲通事乃悉其實蓋眉裏諸社之不願開藉口於社仔社之因招墾而亡其理甚正埔裏社之孤立自危不但汲汲招墾卽薙髮爲熟番亦

所心願其情可憫矣且此次越入之熟番實緣生番招
來異乎當日漢民之強占者特以開墾不利於社丁未
免俯張其辭以聞於上當事慮有奸民混入其中漸次
藏垢納汙不得不察實申禁耳余所見已異乎所聞并
逆料熟番之開墾將來必無成功不必如往歲實力驅
逐惟諭令具狀俟歲事既畢各還本社可以安番衆而
復上官何多求焉遂於明日回輿爲水裏社之遊是歲
道光三年也

番俗近古說

生番人希土曠地無此疆彼界但就居之所近隨意樹藝不深耕不灌溉薄殖薄收餘糧已不勝食積粟無糶無糶其所持以與社丁互市乃射獵所得之皮革骨角毛羽及山中諸藥物取之而不盡者既無貧之足憂又何富之可羨非所謂貧富不相耀歟古之爲市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耳九府圜法之權輕重蓋昉於征商以後其初固無泉布泉刀也今制錢爲

國寶而不流通於界外番錢來自外洋爲商賈所重而不行於生番社丁以番之所需入山賈社無非日用飲

食不貴異物賤用物生番之所以易足也夫輸餉之社歸化社也不輸餉之社野番也生番何能輸餉惟是社丁以賸社所得納稅於官耳其冒險趨利與野番交易之番割官不過而問焉然則熟番之餉卽漢之算唐之庸也生番之餉猶是周禮之征商也曷嘗責貢於界外乎界外不通語言焉解文字互市或有賒貨皆以結繩代券如期而償則去之蓋風之似上古者如此然而民分番漢漢恆欺番番分內外內能和外卽如水沙連之社仔社曩皆生番聚居不知如何爲漢人所餌遂奪其

地而墟其社埔裏社之膏腴固漢人所耽耽者熟番饋以貨物竟得受地而墾雜居無猜春秋魏絳之論和戎所謂貴貨易土土可賈焉者洵不誣也賈誼云秦人家貧子壯則出贅史記滑稽傳淳于髡齊之贅壻也蓋以贅壻爲賤矣番俗入贅之男如于歸之女順以聽命無敢自遂賤孰甚焉古之去妻禮有明文今已不行惟番俗娶妻曰牽手去妻曰放手不合則去亦猶古之道歟被髮衣皮固是戎俗然上古之民亦衣羽皮而榛榛狉狉沙連生番女或結辮男髮並散垂蔽體之襦皆革女

更增以抹胸或革或布中古之戎卽上古之民也至土
目見漢官必加裝飾衣襦皆紅嗶嘰又有束股及腓之
袴女則衣白其襦袴或紅或綠攷之古襦袴本不相連
袴之襠漢以後始有之但古之襦藏於內番之襦見於
外耳其女衣尙白似古之一命展衣男之上下皆紅又
似春秋傳之韎韐跗注覩衲服之振振慨然思載纘武
功之遺焉斷髮不同薙髮春秋傳艾陵之戰齊公孫揮
因吳髮之短令其徒尋約以繫折馘今岸裏社番婦剪
其前髮以短髮覆額單蘭界外之野番男亦翦髮下垂

乃知短髮固如此但番僅翦髮之半仍以其半作髻不似吳人之全翦耳詩稱斯倉斯箱注謂箱爲車箱觀水裏社番結蓐爲倉而以方箱貯粟累數箱爲一倉或古有小於倉之箱而非謂車之牝服未可知也曲禮共飯不澤手注澤接莎也禮飯以手記又云屨不上於堂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故衛褚師聲子因襪而登席觸出公怒是古者上堂登席以跣爲恭安得謂番無不跣及生番以手攫食不用匕箸之喬而野也噫自忠質文之遞嬗踵事增新文日勝而質日遠何由反本

修古尋千百之十一於書闕有間中不謂求諸海外驗諸荒陬因俗之至陋得禮之最初焉於是卽經傳之或委或原有離有合附會以申其說竊比於不賢識小亦可備攷古者之采擇乎

海外寓賢攷

臺灣未爲鄭氏竊據先來沈太僕光文借荷蘭之一塵比得輿之碩果太僕鄞人也全謝山太史眷眷於鄉先輩故鮎埼亭集中旣爲太僕作傳又敘其斯庵詩集而於同時遜荒依鄭諸君子皆詳載原委如其說以訂正

郡志則當敘華亭徐都御史孚遠於太僕之前敘魯王於甯靖王之前而寓公益有光矣傳安考臺海外史魯王實薨於金門葬於後浦在成功未渡臺之先別有辨證謝山說祇可存疑都御史固名重幾社而成功肄業南雍時所從學詩者也其依鄭氏最早曾自廈門奉使見桂王於粵西明史本傳稱其遁入海死於島中鮎埼亭述公自歎曰司馬相如入夜郎教盛覽此平世之事也而吾以亡國大夫當之傷何如矣是豈非棲遲荒島之明證乃外史紀康熙三年甲辰偽鄭挈家東渡明諸

王宗室及紳耆王忠孝等皆相隨惟公扁舟歸華亭似與謝山不合按公初結寨於定海之柴樓距舟山最近厥後聞關從亡與張蒼水尙書煌言異地同心皆江浙閒所指名者其不遽東渡殆聞蒼水遁跡於象山之南田欲往相從耳及聞蒼水已亡漠然無所向乃航海來臺鬱鬱以死此當據鮚埼亭以符合史傳未可泥於外史矣况定明史稿之橫雲山館亦華亭人詎有都御史得正邱首而桑梓不知之理耶鮚埼亭蒼水傳云成功喪敗之餘思取臺灣以休士公以書挽不聽當海濱之

民不願遷界復招成功乘機取閩南而并遺書故侍郎
王公忠孝都御史沈公佺期徐公孚遠監軍曹公從龍
勸其力挽成功而卒不克及成功卒閩南遺老謀奉魯
王監國公又以書約故尙書盧公若騰以下嗚呼成功
取臺乃弦上之箭詎千里尺書所能阻止當成功之卒
閩南遺老尙在廈門謀奉魯王監國魯王應是世子極
皇非江東稱制之以海雖其事疑信參半然蒼水鞠躬
盡瘁幾不愧文信國依鄭諸公仍與蒼水通消息又豈
願比遁入占城之陳宜中耶攷鮎埼亭陳光祿士京傳

成功賓禮明之遺臣其最致敬者盧王沈徐諸公而外
惟都御史辜公朝薦郭公貞一與光祿攷光祿未嘗渡
臺其餘皆從鄭經於後未隨成功於先外史及海濱紀
略並有歲月可攷視鮎埼亭尤覈矣郭都御史與盧尙
書皆同安人尙書家在浯州即金門有遺愛於甬上故謝
山爲作祠堂碑文稱其深入東甯臺灣志謂其遯跡澎
湖社門攷外史尙書至澎湖病不三日死遺命題墓曰
自許先生蓋志書以其未曾至臺故疑遯跡謝山以澎
湖統於臺灣故渾言深入得外史而釐然矣王侍郎籍

惠安沈都御史籍南安同爲閩南遺老臺志俱爲立傳不知何以獨遺徐郭兩公其臺志有傳之揭陽辜朝薦鮎埼亭集中譌辜爲章若曹監軍不知爲何處人攷之紀略實與護理鄭襲據臺拒經身名俱喪有愧諸寓賢矣又臺志祇稱盧公遷甯紹兵備道王公以戶部主事權闕泉州府志雖言盧公巡撫鳳陽亦是甲申以前鮎埼亭則繫盧公以兵部尙書督師繫王公以侍郎其所受職非閩中卽江東也如必甲申以前官乃可登載則斯庵沈公之稱太僕復齋沈公之稱都御史豈非甲申

以後乎余故論列如右以備修志攷證焉。

明魯王渡臺辨

鄞謝山全氏鮎埼亭集據沈斯庵太僕詩謂魯王曾偕鄭氏同入臺陽薨在成功沒後是康熙元年壬寅非順治十七年庚子太僕爲海外文獻其言若可信矣余久於臺灣訪斯庵詩集未得僅見江東旭日昇海濱紀略及鷺島遺衲夢庵海上見聞錄兩書最後得不知撰人名氏之臺海外史年經事緯紀載尤詳其人曾於靖海侯平鄭氏後來臺聞見親切不亞斯庵未可疑其無徵

也夫僞鄭負固不服冀延殘明一綫不幸而受沈王於海之誣謝山憤焉不惜極力招雪若如阮夕陽集王薨於內地金門歲在庚子猶有形迹可疑必易其年月移其薨葬之地斯羣疑胥釋何幸有海外異聞之證實也攷外史魯王實以庚子十一月殂於金門成功令兵部侍郎王忠孝禮葬於後埔見聞錄號稱定本必曾經攷訂然亦同於外史不皆與沈太僕相矛盾而與阮集符合耶謝山申沈闢阮言之鑿鑿余初亦然其說今以理與勢揆之成功之取臺灣也實聽何斌密計掩荷蘭之

無備雖屬機會可乘然冒重險以決勝於異域實惴惴焉其時同行惟諸將二十餘人並無殘明遺老何況宗室無論魯王已薨僅世子極皇偕諸王及唐顯悅王忠孝諸遺老餞送東郊即使王在廈門成功方探虎穴何必挾一若贅旒之監國同行王又何所恃而慷慨請纓中流擊楫此不待智者知也成功得臺未二年而歿迨鄭經自廈奔喪定亂襲位又明年歲在甲辰鄭氏所賓禮之遺臣自忠孝以下宗室自甯靖王以下始相率東渡依經前此并無一人來臺不知沈斯庵何所得魯王

而與之倡和臺灣大湖之魯王墓又何自而來皆疑事也竊意魯王旣歿尊宗室者或卽稱世子爲魯王故太僕與往返聯吟王之薨誰赴告於海島太僕輓詩殆補作於成功取臺後歟王子孫旣家於臺無由內渡或遙望爲壇以時致祭而附近之大湖因有王墓如金人旣葬宋淵聖於鞏洛原而南宋尙攢空棺於東越稱欽宗陵非前事之相似者耶嗚呼魯陽揮戈愚忠可憫幸逢聖朝無諱闡發幽光無嫌鋪張揚厲似鮫埼亭之表章張蒼水尙書未免抑揚過當今不得援尙書祭王文十

九年節旄一語爲薨在壬寅確證也鄭氏優禮遯荒諸賢必不加害於其所左右之故主王若非得正而沒其子孫與鄭氏不共戴天斷無始終相依之理卽此而沈王之誣已不足深辨又何必改薨葬之時與地以遷就附會而予誣者以口實謝山其弗思耳矣

文開書院從祀議示鹿仔港紳士

書院必祀朱子八閩之所同也鹿仔港新建書院傳安因向慕寓公鄞沈太僕光文而借其敬名之字以定名書院成必以太僕配享徽國無疑矣攷太僕生平根柢

於忠孝而發奮乎文章其鄉人全謝山鮎埼亭集既爲
作傳又序其詩謂咸淳人物天將留之以啟窮微之文
明今之文人學士可不因委溯原歟當日隨鄭氏渡臺
與太僕並設教而人爭從遊者則有名重幾社之華亭
徐都御史孚遠其忠孝同於太僕甘心窮餓百折不回
者則有同安盧尙書若騰惠安王侍郎忠孝南安沈都
御史佺期揭陽辜都御史朝薦同安郭都御史貞一其
文章上追太僕兼著功績於臺灣者則有漳浦藍知府
鼎元禮宜並祀傳安已於麗牲之碑發其端更爲引而

仲之蓋海外掌故固攷信於史乘然以徐都御史之閒
關從亡鮚埼亭表章甚力明史亦稱其遁入海死於島
中而府志不載急應補入雖魯王實未渡臺鮚埼亭不
免誤信異聞余曾婉爲辨證未可因一端而疑其他皆
無據矣當沿海之不願遷界也張蒼水尙書煌言以書
招僞鄭乘機取閩南并遺書徐王沈曹諸公力勸成功
及成功卒遺老謀奉魯王監國蒼水復以書約盧尙書
以下皆見於鮚埼亭蒼水神道碑中若僞鄭之致敬於
辜都御史同於盧王沈徐諸公又見於陳光祿傳中惟

論辜爲章耳是數子者不但魯王之忠臣亦僞鄭之諍友不得以一字之誤而疑辜公更不可因府志不載而略郭公也府志所載龍溪之李茂春明末鄉薦來臺居永康里臺海外史亦繫名於隨鄭經東渡紳士之末但志謂其日誦佛經人稱爲李菩薩似祇可入流寓傳未宜配食徽國矣勝國遺臣無論南都江東及閩粵所除授皆可結銜文章體例宜然亦

聖朝顯忠遂良之至意如府志以太僕繫鄞沈公以副都御史繫南安沈公是已乃盧公但稱甯紹兵備道王

公但稱主事權闕要是攷核未精並非自亂其例茲於
府志所闕者據鮪埼亭集以補卽志集並載者亦以鮪
埼亭爲憑其藍鹿洲起自廢籍署廣州府知府由

世廟之立賢無方更宜以結銜見殊遇蓋其慎也全謝
山於翁洲之成仁祠祀典曾以議示定海令大滌山房
之祀黃石齋先生曾以議示杭守是酌定典禮必慎厥
初今奉諸公粟主以耐食徽國一隅之祀也儻他處亦
倣而依之焉知不藉此闡幽以通胖嚮於海島爰書此
以示有事於書院者

附黃南邨廣文紀後

吾師鄧未邈先生自作縣時所至以興學爲事道光
二十二年由閩縣遷臺灣鹿仔港同知以海外學未盛課
之尤勤士無遠近咸裹糧而至越二年乃謀所以育
之而文開書院創焉文開者明季寓賢沈太僕光文
之表德先生以臺人知學由太僕故假其字以名塾
也比三年書院成行釋奠禮則奉子朱子爲先師而
配以太僕及華亭徐都御史孚遠同安盧尙書若騰
惠安王侍郎忠孝南安沈都御史佺期揭陽辜都御

史朝薦同安郭都御史貞一而

國朝漳浦藍知府鼎元殿焉既爲之記又作從祀議以示之之數賢者或係心故國而遜迹炎荒或橐筆戎行而立功徼外乃自太僕以下迄於今百餘年人至不能舉其姓名其行事間見於私家傳記而學者未能徧覩卓卓如藍鹿洲事遙室遠亦幾數典如忘得先生搜尋而表揚之然後揭日月而行諸生入拜栗主則指以相語曰是勝國之遺老也惓惓君父而百折不回者也是我

朝之不負所學以大有造於吾臺者也出則考其流寓之所及其行吟之區與所摩盾作書之地相與咨嗟慨慕以想見其爲人而願其行之出於己其感興豈有盡耶晉史墨有言曰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夫士之生於時猶龍之生於水若未嘗育而誨之而謂時之無士何異於水官弃矣而責水之無龍耶先生於今年春奉

簡命升守臺灣復卽郡城之崇文書院五子祠增奉八賢栗主率諸生入祀如儀吾知全郡之士之率先生

教猶之乎鹿仔港也文章根柢忠孝爲基由諸寓賢而上溯建陽暨乎濂洛觀摩成就月異而歲不同銓遊先生之門久又職在司教敢推明先生之教思書數語於簡末以私示所領之士云道光戊子中秋後一日署嘉義縣教諭事福甯府訓導受業黃銓謹記

平傀儡山賊黨記後敘

臺灣南路傀儡山生番載在府志共二十七社名曰歸化其實桀驁頗爲逋逃淵藪乾隆三十五年大穆降奸民黃教謀逆臺灣縣志紀其大略但稱教遁入番社或

云死於軍中獲賊黨鄭純黃芳寘諸法其陳宗寶石桑
二賊志未言其獲否及得讀南豐謝醒莽鳴盛爲前知
鳳山縣事譚桂嶠先生作平傀備山賊黨記乃知陳宗
寶獲自先生其出力捕宗寶逼迫至死者爲生番加砒
社女土目泠泠可以補縣志之闕矣生番嗜殺居民視
爲異類惟漢奸挾貨以餌得與往來或娶番女爲婦生
子稱土生仔往往構民番釁并倚番害民民甚苦之記
稱宗寶生長於番娶番婦生四子殆本生番之出又爲
番贅婿實土生仔中之尤狡者耳先生知鳳山時潔已

恤隱恩信浹於民番宗寶方負固聚匪肆行無忌泠泠實二十七社之渠以戚好故庇焉先生忽偵知宗寶所在乘夜馳往圍捕宗寶逸獲其黨三十餘人宗寶懼求泠泠謁告悔罪先生許自首免死宗寶果率妻子自縛投案幸邀輕典輸徒仙遊之楓亭驛迨先生受代內渡而宗寶逃歸黨黃教爲亂其負恩甚矣當黃教之遁也監司旣登白簡守令無不惴惴教已杳入生番不出宗寶尙出沒無常有近山閩粵匪徒附會爲害未已大府慮其復熾檄水師李遊擊長明綠營戴副將廷棟來臺

勦捕撫軍知先生素得民心亟令東渡相機行事先是先生受代鳳山民餞送依依幾擁道不能行聞其重來咸躍然曰賊不足平也公之德洽於吾民今復爲恤民除害來臺千里集糧可無以供朝夕所需乎於是薪米魚肉蔬果之饋接踵於庭凡有指使競爲盡力宗寶聞而泣曰吾不得生矣公不早去吾罪猶不至此今何逃乎先生請於當事招生番而用之泠泠聞招亟率鄰社土目番丁來見先生犒以酒食宣示

朝廷柔遠德意雖在界外亦宜歸懷泠泠稽顙以聽卽

日發令捕賊先縛宗寶甥柯求以獻而宗寶逃入毛絲社冷冷怒督番丁環討甚急戴李兩將一堵其外一攻其中先生率佳左莊鄉兵繼之宗寶窮蹙曰吾何面目復見譚公遂自刎死事聞大府以平賊撤兵入

告而臺郡得無後患蓋教雖爲渠魁實刦牛賊耳輔以狡黠之宗寶乃如虎而翼宗寶死教與石桑雖漏網料無能爲不妨以鬥死軍中存疑息事向使非先生東來焉能摧枯拉朽於咄嗟間益以知善政得民之深而廉吏之果可爲也先生之行有繪圖於冊以旌其功者一

時僚采競題跋詩文於後傳安早歲侍先大夫在都得見先生承出圖冊相示時年尙幼未解借鈔諸詩文及官閩中得交先生次君福鼎大令掄又未及詢悉原委愨焉如有所負得讀謝君斯記而釋然矣記中訛二十七社爲一十八社又未悉傀儡山之在生番中宗寶當日若據茲山先生不得向導安能夜往界外圍捕不稍區別無以傳信將來故爲之疏證如右先生名垣江西龍南人乾隆戊辰進士官終彰德通守當時人頌通明之聖至今猶思慕不諼云

書三生瑣談後

自古守易於戰、大都有險可恃、有城可憑、斯不患人無固志、若臺灣昔日之諸羅縣、所謂城者、僅植竹以爲藩蔽、無障可登、禦寇必須出城、非能戰、必不能守、非能出奇制勝、以少擊衆、更不能曠日持久、故吾讀卦峯陳君良翼三生瑣談之敘守諸羅始末、自春至冬、大小六十餘戰、而歎其成立、卓卓異於尋常守城方略也、君知諸羅縣得民心、已選升雲南之嵩明州、受代未行、值林爽文爲亂、破縣戕官、君幾被害、卒受義民推戴、會柴鎮軍

大紀復諸羅而守之因再知縣事大紀果有韜略便能
挫賊鋒於彰化孫太守景燧不至於死其翻然奮志保
全危城者得君之運籌居多林逆聽黠賊陳梅計必得
諸羅乃能據有全臺故不惜盡銳攻擊君念縣失則府
不可守故競出死力以遮蔽郡城方事之殷急需礮械
君憶鹽水港曾有涌出大礮二十尊昇其最重自三千
斤至千斤者來縣燃以擊賊立成齏粉追賊日增而兵
勇日減又於各營盤外深溝高壘力戰退賊允合兵家
先爲不可勝以待可勝之善策所惜追賊火燒莊得勝

之後君知大里杙賊巢空虛密啟駐郡常制府青并請
大紀約駐鹿仔港之任提軍承恩普鎮軍吉保南北合
兵批吭搗虛卒無應者實爲一失機會嗣又因賊黨屯
集大埔林請約駐彰化之軍分兩路過其後而諸羅兵
勇攻其前必能擒渠散黨乃普吉保雖奉制府檄仍遷
延不至實爲再失機會迨林逆聞風遁逃普吉保始來
會大紀於塗庫附近莊民冀其合剿爭持牛酒犒軍不
意兩鎮相見卽爭忿然作色各撤兵回民衆痛哭而逃
各莊皆被賊燬城中義民無不解體大紀因撤笨港卒

伍來縣致府縣音問隔絕糧盡食糶

閩人名去油存質之落花生日糶

若君言皆見聽何至於是嗚呼自有肺腸俾民卒狂觀於此而不太息痛恨者非人情也諸羅沐

聖慈錫名嘉義諸義民多得顯仕推致亂之由大紀功不蔽罪又以矜伐見忌雖荷

當亡褒嘉卒未貸其一死但恨有罪浮於大紀者仍保首領以沒耳君瀕於死而得生者三守城之危其最著也先是被賊縛去將殺賴民衆號救好官而免最後以縱釋無辜虛報寘辟罪應死蒙

恩寬免感激著三生瑣談君始終爲大紀所累罷官後入都祝

釐邀復舊階終老牖下較大紀之不死於賊而死於法者所得孰多况今日讀其書猶勃勃有生氣耶君爲湖北蘄州人乾隆癸未進士與余先後同出大興翁覃溪先生之門余來臺後君三十餘年曠世相感爰撮當時辦賊之臧否書於卷末

書彰化縣忠烈祠碑記後

祠在彰化城內前知縣事今升淡水廳同知吳君性誠

捐建以祀乾隆五十一年以後死難自文武官員幕客
兵勇以逮婦女僕隸者也昔金川木果木之變成都當
道立祠以祀死事之文臣二十有六人名曰慰忠青浦
王侍郎昶爲之記今吳君蒐采之廣貴賤男女俱無遺
實以忠而兼烈矣攷林爽文起事於彰化擾及全臺踰
年始平官民死者彰化居多陳周全之逆惟彰化一縣
受害若蔡牽由臺灣登岸未來北路彰化死者有兵無
官吳君自撰碑記云死林逆之難若而人死陳蔡二逆
之難若而人覈其粟主姓名惟曾遊戎湯千總死於海

寇海寇未知何人難遽指爲蔡逆也吳君又於每人粟
主下各繫以四言讚語有詳有略婉而多風但以爵爲
序無由確知其歲月事實未若慰忠祠碑陰之載諸人
籍貫履歷較若列眉矣嗚呼臺灣孤懸海外官斯土者
不以爲履險而以爲履厚泄泄然肆於民上迨至變起
倉卒謂一死可以塞責而

卹典不及招忠不祀雖以劉郡丞亨基之女及朱大令
瀾之媳與女殉節甚烈而不能蓋伊翁之愆不徒然血
膏原草耶吳君憫焉爰獨力經營而成此祠俾靈魂得

以妥侑允合從政有所之義顧彙祀止及一縣惟知府
事孫君景燧以致命於彰化入焉此外不遇吳君之闢
揚而泯沒者何限不重可哀耶其知彰化縣之俞君峻
視事未久去疾過嚴激而速反若使反遲則禍更烈當
日業經請

卹至今父老歎其有功無罪聞未蒙請

卹之中尙有如俞君之勤事以死而爲衆所稱道者然
則當事雖區別功過以

聞究不能無失善所望後來纂脩志乘博訪而備言之

俾攷古者有所懲勸亦大慰忠魂於九原也夫

勸捐置五妃墓守祠義田疏引

明肄甯靖王遜荒海外值

王師平臺從容就義其妃五人如志書所載袁王二氏及秀姑梅姐荷姐者皆從死如歸擬之古烈士何異齊二子之從田橫秦三良之從穆公也妃墓在城南魁斗山有司多士莫不矜其節烈豐碑樹於乾隆十一年范六兩使者其墓旁有祠并寘守祠墓一人由來舊矣顧經費無出每春秋之薦繁守冢之需餼仍取給於檀施

非所以垂永久屢議置義田未果也夫節烈無論男女皆有浩然常存之氣故褫煮蒿悽愴而油然生哀與敬者人有同情幸義舉已有開必先可無以善其後耶計守祠墓齋糧一人之食無幾而墓有培補及清明麥飯祠有黝堊及俎豆馨香過啻亦非所宜大約非得田四五十畝不可但願好義者推迎神報賽供佛飯僧之有餘以贄斯舉則咄嗟立辦矣攷甯靖王葬於鳳山竹漚莊尙在魁斗山南三十里其地雖禁樵采然無置守冢之例表從死之妃卽所以表王也曩權臺防司馬周君

琢堂現主崇文書院講席撫今憶昔慨捐番鏹十圓以爲倡率余愧焉爲倍其數捐助并以疏引告郡城慕義者道光九年己丑七月朔知臺灣府事浮梁鄧傳安白
遊冰裏社記

遊之適無過山水而水中有山尤佳小洲小渚一邱一壑誠不若孤山孤嶼若金若焦聳峙於江湖中者之得大觀顧濤驚浪湧涉險而遊遊者弗暢往往歎羨澄潭邃谷之爲勝境焉東征集所謂水沙連者山在水中者也其水不知何來瀦而爲潭長幾十里濶三之一水分

丹碧二色故名日月潭珠山屹立潭中高一里許圍五
之藍鹿洲喜得一遊比諸武陵人誤入桃花源余慕之
十餘年矣幸因改官東渡又有事可假而行誠哉與茲
山水有緣也於是反自埔裏社停輿而宿刺舟而遊舟
名蚌甲或曰甲舵長而狹蓋剗獨木所爲有漿無篙蕩
漾緩行水分兩色處如有界限清深見沙游鱗往來倏
忽時已初冬四山青葱如夏滿潭皆菱芡浮水白蓮如
內地之六月菊自北而南艤舟山後攝衣披草而登不
數十步見美人蕉一畝又見萬年菊一畝紅黃相映俱

是蔓生木果亦天成石榴已殘林檎尙可食風清雲澹
鳥語花香怡愕忘疲惜荒蕪中無處可列坐而休耳鹿
洲所云番黎繞嶼爲屋以居架竹木水上藉草承土爲
浮田以耕者府志亦載之今皆不見但見度木水中傍
嶼結藁爲倉以方箱貯稻而已其實番黎不解蓄畚旣
視膏腴如磽确又安用此浮田爲哉山麓望潭不知原
委望遠山不知脈絡欲躡山頂以得寥廓之觀而草深
樹密無路可尋悵悵而反仍令刺舟繞嶼緩行以愜幽
意從舟中望傍嶼之藁懸髑髏纍纍據稱馘自北港之

野番攷乾隆五十二年水裏社番毛天福以助討林爽
文受賞府志載雍正四年水沙連社番骨宗作亂殘民
巡道吳昌祚討擒之搜出頭顱八十餘顆蓋後先之順
逆不同矣彼纍纍者番耶民耶遊者果無戒心奚庸護
衛之挾弓矢耶嗚呼臺灣乃海中一嶼耳嶼之中有斯
潭潭之中又有斯嶼十里如畫四時皆春置身其間幻
耶真耶仙耶凡耶溯鹿洲來遊時於今近百年矣儻向
之憑恃險阻漸次剝削消磨俾遊屐于于而來歡欣眷
戀而不能去更因造物設施之巧而增以人工凡山之

峙水之長皆有崇臺延閣層梯曲榭及嘉木異石芙蓉
苗蓓之點綴彼江左浙西諸湖山能獨擅其美耶山水
有靈必不終棄於界外吾姑記之以俟後之遊者

臺灣府公建同善堂記

善所以養人也人苟好善則慕之者不遠千里非重險
所能閒臺灣雖在海外實隸福建行省當歸

皇化之初賴一二良有司導民以善故地日闢民日聚
遂蕃庶以至於今府城同善堂者海內游客之所稅舍
而久於其地之寓賢經營締構以供行李者也其初因

旅殯之無歸置義塚於郊外而瘞之鳩費有餘爰推澤
枯之仁成柔遠之義創建會館一所自前堂後室以及
東西兩序但求廓乎有容樸而可久俾初至者得所止
息留滯者得免栖皇并妥天后神主於上爲人所憑依
而以同善名其堂焉道光四年歲在甲申余以鹿仔港
同知暫權府篆甫聞斯堂經始閱二年復以權篆再蒞
府城則落成已浹歲矣倡議爲陽湖汪味羹徐雪蕉山
陰程秋帆襄事者嘉善朱潤川海鹽高東巖錢塘吳桐
井陽湖莊萼堂而味羹秋帆兩君始終其事尤不辭勞

瘁計費白金二千有奇功既竣仍議定經久章程凡養生送死賙窮恤匱所需或取諸租息或按年捐輸井井有條自閩粵兩籍而外凡四海九州彈冠挾策洋洋于于而來者無不在聯絡之中洵哉大同而不繫於私也攷同人之象傳旣曰通天下之志矣大象又曰君子以類族辨物說者謂所以審異而志同也儻所同弗辨善與不善斯有乖於君子之道而不可貞卽如臺郡熙攘往來其類不億占籍之民間粵各自爲類而閩之中又分漳泉粵之中又分潮嘉但以鄉里爲異同而善與惡

揉而雜焉海外遂紛紛多事矣誠能聞同善之風而勃
然興起何難偏黨漸化徙善遠罪而不自知卽測水占
風以來同亦無不羨樂郊樂土履險若夷其善氣之洋
溢曷有旣耶抑又聞唐元和孔尙書節度嶺南貧士之
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餘族用其才良而廩其
無告如昌黎南海神廟碑所稱則斯堂義舉有司當獨
任其事而顧諉之寓賢似非無忘賓旅之誼所期過斯
堂而顧名思義勉濟人之善政不苟同以爲斯世善庶
無惡於民無愧於神卽後來者皆因斯堂以觸目警心

可也汪君名和鼎徐君名晉諧程君名裕朱君名浩高
君名融吳君名同莊君名廷梅宜備書

重脩螺青書院碑記

彰化縣南五十里東西螺兩保合建螺青書院以祀
文昌帝君昉於嘉慶八年癸亥廟貌旣煥人文蔚起已
而毀於兵圯於水至嘉慶二十二年丁丑衆紳士乃醵
千餘金脩復越五年而余來爲鹿港同知楊茂才贊元
乞文以記其事余謂非士子肄業之所而稱書院得毋
以文昌列在祀典專司祿籍爲讀書人發祥所自乎今

州縣學官卽古之鄉學城鄉或各建書院卽古術序黨
庠之遺意周禮黨正有春秋祭崇之儀祭法幽崇祭星
也文昌在天爲司中司命之六星自古德行道藝之書
必以孝弟爲首後世於文昌之神或求其人以實之又
權輿於雅詩之張仲孝友然則書院之崇奉文昌宜也
方今天下入仕以讀書得科第爲正途鄉會試糊名易
書衡文者從暗中摸索以示至公卽使因文見道僅能
攷其道藝無由知其德行此所以名實不相應而競乞
靈於冥漠也苟念赫然在上之神憑依在德信而有徵

則歲時之薦馨曷若夙夜之勵志庠序之敬業曷若門
內之修行上以實求下以實應人所仰服卽神所默佑
士習自不懈而及於古孰謂螺青人物之自奮於山川
和會者徒博春夏絃誦三載賓興之名也哉涖斯舉者
舉人楊啟元其弟廩膳生楊調元附學生楊贊元候選
訓導胡克修羅桂芳附學生周大觀等宜并書

重修海東書院碑記

教之興固賴官師而鄉黨慕義之士亦與有力焉海東
書院在臺灣府學之西昉於康熙五十九年旋爲考棚

至乾隆五年巡臺御史兼督學太原楊公二酉復建爲書院時有貢生施士安捐田千畝爲膏火資嗣後屢有增脩凡分巡海外能盡厥職者無不以課士爲急余於道光四年奉

命來臺每至書院必詔肄業諸生曰閩省自唐以後始有聞人然理學之盛莫過於閩臺郡被

聲教百餘年人文不讓內地諸生挾四書五經以專心於舉業自謂能學聖人之學矣抑思學其學者必志其志豈徒以文辭乎溯閩學之上繼濂洛皆由先立乎誠

而戒欺以求慊若徒冀科目重人鄉會得雋如額遂爲不失令名恐先有愧於鄉先儒而去聖人之道日以遠非使者所望於諸生也於是士皆知奮越三年書院又需脩葺職監黃捷芳偕弟文學廷材捐千餘金慨任其事閱兩月而落成講堂齋舍煥然一新拓於舊者三之一焉兩黃君能趾施明經之美於奕禩後不亦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攷

國初太倉王仲至著蘇學景賢錄而陸桴亭先生爲之序陸先生固儒學宗主也所稱必信而有徵王仲至旣

爲江夏劉廣文脩葺學宮又因姑蘇郡學志告成而別
輯景賢錄余未得見其書惟因陸序以知書之大略陸
先生謂學爲聖人弟子員之責也竊喜與余勗士之言
相合景賢錄所載皆蘇郡過化之賢者希賢卽所以希
聖也海外督學有功於書院者楊侍御而外則有覺羅
公四明奇公寵格張公志緒糜公奇瑜未建書院以前
嘉惠士林則有陳清端公及夏醴谷林荔山蔣集公諸
先生載在郡縣志彰彰可考其以寓賢設教爲海外開
風氣郡志但載沈公光文而不載徐公孚遠此外缺略

者尙多是宜如景賢錄之詳加編纂以爲多士效法者也臺郡百廢具舉惟郡志不脩近六十年增脩勿宜遼緩又書院曾爲考棚自書院復而考棚改建於道署廳事右偏府縣試士則各於其署紳士屢議別建而未果黃君汲汲慕義旣趾施君之美願更趾王仲至之美倡率衆紳以成此兩善舉庶海外風氣益蒸蒸日上矣跋予望之時道光七年歲在丁亥仲春之月督學臺澎觀察使者闕里孔昭虔記

黃君昆季脩書院落成乞余一言爲記時值境內不

靖馳驅南北不暇握管鹿港司馬鄧君菽原古文家也時權郡篆朝夕過從因援韓安國賦几故事屬代撰勒石余素不敢攘人之善兼欲各存其真爰附綴數語於後昭虔又識

新建鹿仔港文開書院記

道光四年傳安爲鹿仔港同知已二年矣勤於課士士皆思奮因文昌宮之左隙地甚寬請建書院其上傳安給疏引勸諭以海外文教肇自寓賢鄞縣沈斯庵太僕光文字文開者爰借其字定書院名以志有開必先焉

工費既鉅鳩庀不時又明年風鶴有驚軍書旁午傳安
奉檄權郡篆浹歲乃及瓜期士民喜其重來益亟亟於
是役未幾而書院告成輪奐俱美講堂齋舍廓乎有容
規制渾堅信可經久傳安閱視甚歡將筮期鼓篋而先
爲文以記攷戴記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凡
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說者謂先聖是作者先
師是述者鄭注曰國無先聖先師則釋奠當與鄰國合
若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不必合今學宮奉孔子爲先
聖從祀者皆先師書院多祀先師而不敢祀先聖閩中

大儒以朱子爲最故書院無不崇奉海外亦然若如鄭注則惟建陽之祀朱子可稱國故餘皆所謂合也臺灣至

本朝康熙二十二年始入版圖前此猶是荒服豈有國故不得不仰重於寓賢傳安前以沈太僕表德名書院已爲從祀朱子權輿况太僕卒葬俱在臺子孫又家於臺今雖未見斯庵詩集而讀府志所載諸詩文慨然慕焉固國故之彰彰者也其先太僕而依鄭氏後太僕而東渡亦設教於臺者爲華亭徐都御史孚遠成功嘗從

徐公受學渡臺後優禮過於太僕公自歎如司馬長卿
入夜郎之教盛覽想當日海外從遊必有傑出若盛覽
之人惜府志不載而僅見於全謝山鮎埼亭集中今祀
太僕未可不祀徐都御史矣府志所載避地遜荒固不
乏人而係戀故君故國閱盡險阻艱難百折不回如二
公者惟同安盧尙書若騰惠安王侍郎忠孝南安沈都
御史佺期揭揚辜都御史朝薦並亟稱於鮎埼亭集其
郭都御史貞一府志雖闕可攷鮎埼亭及海濱紀略以
知其忠當連類而祀之至漳浦藍鹿洲鼎元曾贊族兄

元戎廷珍平朱一貴之亂所著平臺紀略及東征集仁義之言藹如不但堪備掌故以勞定國祀典宜然昔朱子諄諄以行仁義存忠孝勉人茲奉諸公栗主以配享諒亦神明所深許也諸公皆人師非經師孫業諸生仰止前哲更思立乎其大不僅以科名重人則長者藉書院成功蒐羅遺佚以補海外祀典亦未嘗無小補也是役也閱四歲而竣工共費白金若干以歸官閒田爲膏火所資計若干畝當上其冊於大府聞於當亡定邀

天語褒嘉如行省鳳池書院之蒙

特賜扁額如江南宿遷鍾吾書院之蒙

旌獎急公紳士矣時傳安升補臺守將行善後事屬之
來者且因落成有記並書樂輸諸姓名於碑陰

附周琢堂大令書後

璽與浮梁鄧盱原先生同出大興朱文正公之門嘉
慶十三年戊辰又嘗同事秋闈先生以善教得民爲
治所至文教無不振興涖鹿仔港五年創建文開書
院歲在丙戌璽權彰化縣事書院尙未竣工其冬先

生權郡篆以璽受代賦閒訂爲郡城崇文書院山長
於明年春中來塾見先生課士善誘學者昭若發矇
益知鹿港士子服教之深是秋先生卸郡篆復回鹿
港士庶踴躍以襄書院役卽於歲終告成明年春先
生已拜

命爲郡伯尙釋奠於書院而後行時璽兼主彰化白沙
書院講席履端曾至鹿港先生導觀書院喜其壯麗
宏敞勝於崇文及讀先生修建碑記乃知取海外寓
賢沈太僕之表德以命名而搜采同時隨鄭氏渡臺

艱貞肥遯之徐盧諸君子及東征作記之藍鹿洲共
八人以配享徽國朱文公於是共仰人師聞見益廣
矣攷鄭氏負固似周初之多方砥行諸賢如殷季之
夷齊在當日爲不知天命今

聖朝重熙累洽顯忠遂良漳海黃忠端公已奉

旨從祀

廟廷則遜荒諸賢皆在應褒之列斯舉之表微以補祀
典不大有功於名教耶先生蒞郡後兩月璽再應召
赴崇文講塾塾東舊有五子祠先生鳩工并書院脩

葺壘謂寓賢從祀禮以義起曷不推文開以及崇文
先生曰然爰於秋仲丁祭奉八賢粟主以配五子壘
不文未敢作記謹書顛末於前記之後

新建淡水廳城碑記

淡水廳治距郡城三百里而遙厥初環植刺竹爲衛故
以竹塹名城後又增礮臺於四門樓上生聚日久周遭
皆居民四門如故竹塹已有名無實夫民保於城無城
何恃以固臺郡自南而北若臺若鳳若嘉若彰或先或
後並佉崇墉獨淡水闕焉道光六年閩粵分類之擾淡

水受害最後而勢甚岌岌賴制府孫公東來克奏膚功
迨去疾既盡卽請建城垣捐廉千金以勸輸將得
旨嘉許時信齋李君慎彝以臺灣令權同知篆實肩其
事淡水民本好義感信齋之實心保障益赴功如恐不
及經始於是冬之十一月至九年之八月竣工傳安前
後治郡與聞是役之詳旣已適觀厥成可無文以應信
齋請耶攷春秋傳楚蔿艾獵城沂晉士彌牟營成周功
皆豫立不愆於素古今事勢不同今南方城多用磚石
不似古之擇地取土峙幹東板以築則無所謂平板幹

稱畚築物土方議遠邇者淡水其難其慎而興斯役欲求工堅先期料實料之大無如磚石矣信齋念海外磚皆鬆脆難以經久內外兩面易磚爲石石條采自內山石柱運自內地難計程期欲如內傳之畢事不過三旬得乎淡城周四里計八百四十丈卽傳所謂計丈數略基址也基底掘深數尺用石填實然後層累而築下旣厚宅更安矣計城高一丈八尺基寬一丈六尺頂寬一丈二尺卽傳所謂揣高卑度厚薄也四里之城約分一十二段每段各派紳士督工其自下而上分爲三層石

條與細石相閒砌至五尺乃用長石一道爲眉內外如一中用三合土碎石層層堅築至第三層乃磚石相閒城面鋪磚粘以石灰不留罅隙城堞共九百七十四座礮臺之建如前其縱橫曲直之布置皆集羣策而成工用捐輸皆屬殷戶司出納不假手於在官卽傳所謂屬役賦丈也所謂度有司慮財用也信齋相度有方然戴星不常厥居其朝夕巡視諧協紳耆獎勵工匠并程功積事以稟承於信齋者則爲竹塹巡檢易君金杓信齋職在司馬易君爲其屬吏殆傳所謂書以授帥而臨以

成令者乎有城不可無池城既畢乃濬濠而橋其上并
爲水涵以走潦水向之竹今旣爲城向之塹今復成濠
而又以其餘力脩治內外道路皆平城工於是無遺憾
矣信齋非擅聚米畫沙之韜略也惟是慮事必周臨事
必果積誠所動人自無貳無虞樂於效命故雖三年報
竣而人不以爲遲雖糜白金至十萬有餘而人不以爲
費雖聚紳鞞蓑城巖寒酷暑無少暇豫而人不以爲勞
維億之費出於官捐者十之二餘皆取於士庶捐助雖
計畝輸粟按船出算而人不以爲苛蓋惟公故溥師古

而不泥古詎僅無負上官之委任并足副

當亡之勤求矣溯臺地初闢北路最爲荒涼其植刺竹
爲城之徐君治民爲設淡水廳之第三同知尙僑寓彰
化至王君錫縉乃自彰移治竹塹承其後者卽增設礮
臺之楊君愚也大約自南而北無不如履虎尾慄慄危
懼不謂六十年後竟得苞桑之固磐石之安若此王君
創建衙署於先信齋創建城垣於後皆籍隸四川之威
遠亦一異也信齋已升通守復以獲盜列薦簡大工之
竣仍須優敘行見入覲

天顏必得

顯擢酬庸民思舊德雉堞卽甘棠矣維時始終斯役者
署淡水同知事今升噶瑪蘭通判前臺灣縣知縣李慎
彝四川威遠縣人嘉慶戊辰進士署竹塹巡檢兼司獄
事易金杓江蘇儀徵縣人總其成則在籍前署廣西柳
州府事候補同知林平侯候選知縣進士鄭用錫等襄
厥事則副貢生劉獻廷等官海外者前署臺灣鎮事金
門鎮總兵官陳化成福建同安縣人今臺灣鎮總兵官
劉廷斌四川溫江縣人前臺澎兵備道今陞陝西按察

使孔昭虔山東曲阜縣人嘉慶辛酉進士今臺澎兵備
道加按察使銜兼提督學政劉重麟陝西朝邑縣人廩
貢生前臺灣府知府今升四川成綿龍茂道徐鏞安徽
桐城縣人嘉慶己巳進士今臺灣府知府循例引

見御事鄧傳安江西浮梁縣人嘉慶乙丑進士署臺灣
府事臺防同知王衍慶山東聊城縣人乾隆壬子舉人
例得備書其樂輸姓名書於月碑道光九年歲次己丑
秋九月壬辰朔二十七日戊午建

彰化縣界外獅頭社潭中湧現小山記

獅頭社爲未歸化生番臺灣府志并獅尾巴老遠兩社
附於彰化縣番社末余嘗辨其誤矣獅頭亦稱獅仔頭
在水沙連大山之西南南北投社之南斗六門之北社
南有哮貓山粗坑水出其中北流滙而爲潭不知廣袤
幾十畝以在界外非番割不能到道光七年八月十五
日潭中忽湧起四小山絡繹相連如爾雅所釋屬者嶧
是土人稱頭浮二浮三浮四浮焉頭浮山高四丈餘寬
贏其高二之一長贏其寬四之一二浮山高五丈餘寬
贏其高三丈長倍其寬而贏兩丈三浮山高三丈餘寬

倍其高而不足長倍其高而有贏四浮山高二丈餘寬
四倍其高而有贏長倍其寬而不足山體皆石初湧時
失水魚蝦尙躍躍山頂土番采食足給於鮮山麓泥沙
之壅皆被溪漲冲刷竟體嶙峋縐透瘦大似壺中九華
矣夫天地不愛道寶常見精神於山川彼醴泉湧地器
車出山禮經但設言以徵大順不謂異瑞竟如峯之飛
來是真非幻可無紀載以示後耶臺灣沐

聖朝禮義信順之化已百有四十餘年民番俱安作息
茲山湧現在匪徒分類制府孫少保東來削平之後越

五月卽聞回疆底定奏凱獻俘

恩綸遠沛雖

盛世不多言符瑞而異事適當其時謂非祥徵不可也
自昔勝遊最喜水中有山如水沙連之水裏社珠山屹
立日月潭中是也然架入險遠卽躑山水者亦以爲歉
豈若茲山距南投四十里而遙距縣城八十里而近他
日三社歸化人人可到吾知好遊者無庸舍近求遠矣
會余將有脩府志之役爰紀此以俟載筆

澄臺觀海記

分巡臺澎兵備道聽事後有四方而高之臺曰澄臺高一丈五尺覆以屋護以欄拾級而登四遠在目而西望滄海萬頃茫然尤足開擴心胸故憑眺者以爲勝焉余作郡臺陽嘗赴觀察約偶一登覽未數數至也南豐謝怡亭宗維時在余幕承以尊甫醒菴先生文集相示因得鈔錄澄臺觀海圖一記以備海外掌故醒菴未嘗來臺其從兄退菴與觀察奇寵格公賓主莫逆丙渡後猶眷眷於斯臺爰命工爲圖而屬醒菴作記記中但述公望遠知險撫今追昔廩廩於全臺安危之繫於尊官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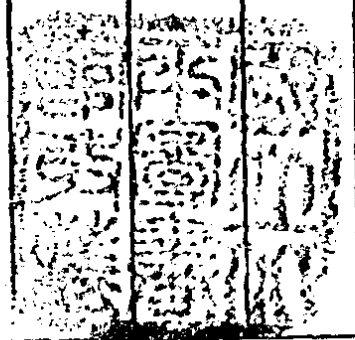
夸賞心樂事也夫官海外者多不以爲履險而以爲席
豐如隙中觀鬥奚由知輕重緩急險易趨避誠如奇公
不豫怠於平時自不張皇於臨事其神暇其慮周禍患
之消於未萌者豈少耶余聞公名而未得見幸與公孫
倉場侍郎和桂同舉進士并同出今福建撫軍韓芸舫
師之門迫服官來臺聽父老懷僊而言奇公善政則嚮
往彌殷矣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卽公再蒞臺灣分巡之
歲也甲子一周余以臺守受代未行奉檄暫權道篆登
臺懷賢證以謝君斯記之紀公狀貌言辭而蕭然如見

所尊雖代庖僅三月未若公三載之澤浹於民然時將
扃門試士驟聞北路民聽謠移莊元戎整旅啟行有以
停考之說進者余置若弗聞但從容丹鉛兼旬而畢北
路亦晏然無事或能與奇公之慮周神暇有合而不以
隙中之窺貽譏士庶乎自海外設官以來惟陳清端公
及奇公兩觀察最繫民思臺以澄名宜因奇公而并懷
清端至建斯臺之高公拱乾府志未爲立傳但稱係陝
西人殆無可紀之政績而藝文所載澄臺記乃竊比於
凌虛超然夸矣退葺名本量醒葺名鳴盛宜附書道光

十年庚寅夏五月既望浮梁鄧傳安記

趙先生困學紀聞參注凡有一本一小字本先生所自刻一大字本南昌婁澗筠先生所刻兵燹後板俱不存書亦渺見余所得乃小字本取阮齋所藏大字本校之互有譌誤悉刊正之婁序稱先生所注凡千餘條以未克搜輯爲憾而先生自序則謂就其中鄙見以爲創獲者數十條別刊此本然則所謂千餘條者或先生晚年手自芟削歟先生所著有竹岡詩文稿竹岡九種十七國分合表越婢編景行輯略西江高士傳年譜彙編方輿直指學算錄識小錄婁氏所著有北埜閒鈔成皋雜

著攻媿山房小集余皆未見類記於此以表先輩著述
之勤而志小子孤陋之愧光緒十有四年三月新建後
學陶福履



三十年三月廿六日
談書店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鈔 彙 測 蠡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著 者 鄧 傳 安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33
14
3234